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卿監部

德望　忠節　清儉

德望

傳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九寺之列三監之屬素難其選實重乃僚處其位者久而識之或洞知禮樂或富於文學或才智淵敏或德行貞純故望著於當時名聞於

後世求諸歴代各有其人者矣

漢叔孫通為博士徵魯諸生三十人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共起朝儀高帝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汲黯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後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

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

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世恐傷之

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蘇武為典屬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

夫丙吉皆敬重武

後漢張湛為光祿勲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嘗

乘白馬帝後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孫湛字子雅為光祿勲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澤字雅

都京師號之為二雅

甄宇為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羊有大小肥瘦時

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鈎宇因取瘦者自是不復爭後

名會詔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為號

来歷為将作大匠朝廷或稱社稷臣

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

劉太常

竇固為大鴻臚又為衛尉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資累五萬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又云竇固為衛尉兩宮宿衛見重當時仁讓謙恭甚有名稱

孫端字君榮世為學門端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至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端嘗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端

高詡為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羊融為大司農性明達稱為名卿

徐璆獻帝末為太常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

魏薛夏字宣聲天水人黄初中為秘書丞征東將軍曹休来朝文帝顧夏目之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

桓範為大司農以清省稱

張泰鉅鹿人為大鴻臚以清賢稱

張閣為永寧太僕以簡質稱

王祥為太常時高貴鄉公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韓宣為大鴻臚始南陽韓曁以宿德在宣前為鴻臚及宣繼之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治行曷相如

蜀杜瓊字伯瑜為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

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

文立為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

晉韋謏為朝尉識者擬之子張

孫綽字興公預大著作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

梁江蒨曾祖湛仕宋為光祿父斅仕宋為太常卿並有重名於前世

何敬容祖修之仕齊為太常卿有名前代

北齊宋世軌為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

知名寺中為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謂之寺中二絶

隋牛弘為太常卿時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文帝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功輕侮朝臣惟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

唐虞世南為秘書監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王紹宗為秘書少監仍時宣子于讀書紹宗性澹雅以

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

王正雅為太常卿宋申錫獄自內起宰相重臣無敢言者正雅與京兆尹崔琯上疏請付外考驗其事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內外翕然推重之

晉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興中累遷為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毀譽

忠節

昔舜作九官周分六職樹棘為位列於明廷象河命秩

尊於庶品蓋卿監之重也所從来舊矣漢氏之後分局彌盛授方備業既謹於攸司選賢崇德豈閒其歷授乃有内資純亮動彰慷慨遇疾風明勁草之節當横流表介石之操悉心而匪懈竭力而盡瘁履危機而益勵臨大難而不奪惟公家之是利務罄乃誠惟王室之是圖罔私於已以至遷革之會去就之際而能精懇感發孤風横騖紀之方策良足稱矣

漢田延年爲大司農會昌邑王嗣立滛亂大將軍霍光

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劒廷叱羣臣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即日議決

劉向初名更生前將軍蕭望之諸吏光祿大夫周湛以為更生宗室忠直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後漢銚期光武建武五年為衛尉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顔諫諍期疾病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嘗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何宜封

子也帝甚憐之

趙喜為衛尉盡心事上夙夜匪懈

劉般遷宗正在朝廷竭忠盡節勤勤憂國夙夜不忘

来歷安帝延光二年為太僕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

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都吉等

以聖舍為新繕條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次女與大

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都吉等互相是非聖永

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北景太子思男等數為

歎息京屬懼有後害妄造虚無搆讒太子及東宫官屬
帝怒詔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
當廢歴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等議曰經説年未滿十
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
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
不從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
趙典桓帝時為太常以諫諍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喪時
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

上列且烏烏反哺報德况於上耶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并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楊賜為光祿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特進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在所賜書對曰案春秋讖曰天投蜺海內亂令佞嬖閹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

种拂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去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

刃向宫去欲何之遂戰而死

耿紀秉曾孫也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丕或作平丞相司直韋晃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魏辛毗為衛尉與胡質徐邈皆憂國忘私不營産業

王修字叔治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宫門太祖在

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

楊阜為少府每朝廷會議阜嘗侃然以天下為已任人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

晉王祥仕魏為太常朝臣為高貴鄉公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

應詹遷光祿勳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

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為都督前鋒軍事

虞潭為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為冠軍將軍領會稽内史潭即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仗義而剛鷙之鳥来集破賊必

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渾次於西陵為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尚書

孔愉為太常時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

張禕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為瑯邪王以禕為郎中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禕密令鴆帝禕旣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徐廣為秘書監初桓玄之亂恭帝出宫廣陪列悲動左

右及劉裕受禪帝遜位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因辭衰耄乞歸桑梓

南齊虞悰兼大匠卿坐事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延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帝使尚書令王晏賫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

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裨贊惟新乎不敢聞
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
止悰稱疾篤還東上表曰臣旅陋海區身微稽嶺屬此
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涯紀終慙報荅衛養乖方抱疾嬰
固寢瘵以来儵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
理難報復乞解所職盡療餘辰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
光祿大夫
梁鄭紹叔為衛尉卿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

為髙宗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髙祖甚親信之

後魏崔浩為著作郎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宫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道武知之輙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皆此類也

裴延儁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

郡尤被其害以儁兼尚書為山西道行臺節度討胡將軍尋遇疾勑還三鵶羣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

綦儁為太僕卿爾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維止於邙山谷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庶士令之曰爾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翦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歷誰主社稷允愜天人中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道必須度量深遠明喆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

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為爾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忻然是之時黄門崔陵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為主不能昭宣魏綱布德天下為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陵言及出帝失德獻武王深思儁言嘗以為恨

唐蘇世長初仕隋為都水少監使於上江都督運遇宇文化及之亂世長為煬帝發喪慟哭哀感路人

姚元之為司僕卿則天傳位於中宗王公以下皆欣躍

稱慶惟元之嗚咽流涕既而侍中桓彥範中書令張柬之謂曰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年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忍所不得昨公誅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未幾出元之為亳州刺史

王同皎為光祿卿時武三思專權任勢謀為逆亂同皎乃招集壯士謀以則天靈駕發引日誅之為冉祖雍所告遂遇害

嚴郢為太常寺協律郎知東都太廟時安祿山陷東京郢潛奉九廟神主於私第肅宗至德二年東都收復有司備法駕迎神主歸於太廟以功遷大理司直

段秀實建中四年為司農卿時德宗幸奉天朱泚盜據宮闕源休教泚偽迎鑾駕陰濟逆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人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未有武備泚以秀實嘗為涇原節度備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為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議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

海濱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及韓旻之往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教其竊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印倒印符以遣兵還旻至駱驛得牒軍人亦莫辨其印惶遽而廻秀實海濱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濱約事急為斷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

秀實戎服與休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濱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群至遂遇害焉海濱

明禮靈岳相次被殺

蔣沇建中初為大理卿時德宗幸奉天沇奔赴行在為賊候騎所拘執欲以偽職誘之因絶食稱病潛竄閭里

間京師平首蒙旌擢散騎常侍
崔縱爲大理少卿汴西水陸運使及德宗蒙塵四方握
兵未有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懷光說令奔命懷光從
之縱乃悉斂軍財與懷光俱往調給甚備懷光軍士久
戰河外及次河中庯遷延安之縱貨幣先渡河謂衆曰
若濟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

清儉

古者設九卿以參王公蓋選賢任能以章善明理者也

乃有持堅白之操守儉約之德志惟體國事罔私已祿賜咸散於戚屬饋遺靡通於中外産業不治車服靡易泊然自居華皓一致故得年祀寖遠猶錄其遺孤含贈已加更蒙於褒顯斯則惟月之任無所愧焉

漢周仁為郎中令景帝所賜甚多然終嘗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

鄭當時為大司農性廉又不治産仰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

朱邑自北海太守入為大司農身列卿位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

後漢趙典入為列卿寢帷布被食用瓦器

周澤字雅都為光祿勳清廉果於從政為太常清潔循行

孫湛字子雅為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京師號為二雅

袁彭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

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脩清潔憂國也　求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

傅賢為廷尉素號廉正自掌法官公卿宴會要請不往自謂貧無以報答其施

魏鄭渾為將作大匠清素在公妻子不免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高詡字季回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國淵為太僕居列卿位布衣疏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

以恭儉自守

司馬芝為大司農卒於官家無餘財

辛毗為衛尉清平與徐邈胡質皆憂國忘私不營產業

楊阜為少府卒家無餘財

和洽為太常卿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晉鄭默為廷尉時禹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惟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

吳隱之守廷尉秘書監遷右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甞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王嶠為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出為廬陵太守成帝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疋錢十萬

宋甄脩位少府卿以清閒

顏延之為光祿勲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虞玩之為少府齊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獨躡屐

造席太祖取履視之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著此履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
南齊虞愿初在宋為北平太守以母老解職褚淵嘗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耳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梁裴子野為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常苦飢

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姓祗畏若奉嚴君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撙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後魏竇瑗為大宗正卿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為時所重

韓子熙為國子祭酒儉素安貧常好退靜

北齊張耀為秘書監每得祿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

車服飲食取給而已

袁聿脩爲太常少卿巡省河南諸州兗州刺史邢邵與聿脩故舊嘗於省中呼聿脩爲清郎至是遣送白紬爲信聿脩不受邵亦忻然與書曰弟昔爲清郎今至清卿矣

後周柳虯爲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虯脫略人間不拘小節敝衣疏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虯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唐李襲譽爲大府卿居家以儉約自處凡獲祿俸必散之宗親其餘資但寫書而已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周丕

謄録監生臣陸維新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卿監部

公正 論薦

公正

夫舉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位亞三司行則鳴玉蓋大臣之任也乃有貞諒成性正直自好臨大節而無撓在羣居而不惑摧折貴倖罔畏強禦箴規違失弗為從諛至

於外庭集議必據經而守正本司涖事專嫉惡以繩姦靡顧翕訿之言無避炎隆之勢克全素履以成令名斯固端已潔操勵物軌俗率義不爽事君盡忠之徒歟繇漢而下亦時聞其人矣

漢張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宫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

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汲黯為主爵都尉時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更改也黯質責湯於帝前黯對之也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言何為乃紛亂而改為也而公以此無種矣言當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駡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重累其足言甚懼也是時漢方征匈奴

招懷四夷黜務少事閒嘗言與胡和親毋起兵每因閒隙而言也帝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嘗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詆毀辱也陷人於罔以自為功帝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帝亦不悅也武帝得神馬渥洼水中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作以為歌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以

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帝默然不悅丞相公孫
弘曰顯誹謗聖制當族

金敞為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雖帝亦
難焉

夏侯勝為長信少府時宣帝詔曰孝武廟樂未稱朕甚
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召羣臣大議廷中
皆曰宜如詔書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
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耗減也）百

姓流離物故者半物故謂死也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言無五穀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畜讀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蔡義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遇赦免

朱邑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

以私天子罷之朝廷敬焉

杜業有才能成帝時選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孫寶平帝時為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大師

孔光大司徒馮宮等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

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

兩不相損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俱有公名也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

雷同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皆失色侍

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

郭憲字子横爲光禄勲時匈奴數犯塞光武患之乃召百寮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徐康爲車府令永平中明帝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康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康康乃自繫議郎吳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

為大不敬康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繇是而弛帝雖赦康猶左轉

周澤永平中為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

鄭衆為大司農章帝時議鹽鐵官衆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報之不移帝不從

来歷安帝時為太僕延光三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惲等共譖陷太尉楊震遂自殺歷謂侍中虞詡曰耿寶托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

而傾附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絶周廣謝惲不與交通

袁盱為光禄勲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内外莫不阿附惟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意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

劉孟桓帝時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

杜喬為司農時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

不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

劉祐為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内遂罔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

趙典為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義輒諮問之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

張奐為大司農靈帝建寧三年夏青蛇見於御座軒前

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宜急改葬竇武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帝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不得自從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等同薦王暢李膺可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下詔切責之奐自囚廷尉數月乃得出司隷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惟奐獨拒之

孔融建安初為少府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數有意

袁術術頗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悔恨嘔血而斃喪還上公朝廷議欲加禮融獨議曰日磾以太傅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

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子帝傷其早殁欲為脩四時之祭以訪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懐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路淮懐王並薨無後同産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脩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沖齔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絶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

已然之法所未敢處
魏何夔文帝為太子時夔為太傅及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
楊阜明帝時為少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

王肅為秘書監明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輔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寛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于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昔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内懐隠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虚美不隠惡劉向揚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録漢武帝聞其

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
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
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齊王正始中為太常大将
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
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説
耶爽聞之戒何晏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
人矣
王觀為少府大将軍曹爽使材官張逵斫家屋材及諸

私用之物觀聞之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奐等奢侈有干弋憚觀守法乃徙為太僕

陳泰字元伯高貴鄉公時為太常及司馬景王會朝臣謀廢立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垂涕而入景王謂曰元伯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景王曰不可為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進不見其次景王乃不復問

蜀孟光為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

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擿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迴避為代所嫌

吳潘濬為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濬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之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繇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

晉山濤為大鴻臚加奉車都尉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繇是失權臣意出為祐州刺史

鄭默為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戚為博士謂默曰

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黙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

曹志為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

劉暾毅之子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為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暾與諸博士坐議忤旨武帝大怒收暾

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

傅玄為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

顔含為光禄勲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寮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于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之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

范弘之為太學博士議謝石謚法為襄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温之黜以為國典仍修敘温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温故吏也素為温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為餘杭令

宋徐豁晉安帝隆安末為太學博士桓玄輔政為中外都督豁議政敬唯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琅邪不應加敬玄諷中丞免豁官

南齊蕭穎胄為衛尉明帝慕儉欲銷壞大官元日上壽

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尉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罷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罷滿席頴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罷也帝甚慙

後魏盧淵為秘書監時孝文將立馮后方集朝臣議之孝文先謂淵曰卿意以為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恨如臣愚意宜簡卜孝文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奉詔如此於臣心實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后凡馮

誕有感寵深以為恨淵不介懷

賨瑗為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

治一無所顧避甚見讎疾

于烈孝文帝時為衛尉卿從駕南征及還雒陽人情戀

土多有異議帝問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

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新之與戀舊唯中半耳帝

曰卿既不倡異即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宜且還舊都以

鎮代邑

隋牛弘為太常卿楊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别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懐

唐竇静貞觀中為司農卿屬趙元楷為司農少卿静頗方直甚不悦元楷之為人嘗因官屬大集静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時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人躬履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

公哉元楷赧然無以應

韓思復則天朝為太常博士定南郊儀注去大妃鼓吹排羣邪守大體國家頼之

李勉為太常少卿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巳勉不為之屈竟為所抑出汾州虢州刺史

杜黄裳貞元中為太常卿時順宗即位王叔文之竊權黄裳終不造其門後語其子婿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出以安人情執誼遽曰丈人纔得一官寧可復開口

議禁中事也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賣拂衣而去

陸亘為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貞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達率訪於貞貞亦賴是須姑息元和七年册皇太子將撰儀注貞亦欲參與亘笞之繇是禮儀不專於胥史

李玭開成末為司農卿玭嫉惡太切狡吏無所容瞞遂加誣謗謂之苛刻除福建觀察使諫官風聞因有章疏

宰臣知其寃累於文宗前明辨故復舊官

論薦

推賢而進儒者之至行舉不失德前史之美談則有亞台槐之崇處河海之重任總掾史言揚帝廷乃屬旁求俊能簡拔遺滯繇是不掩勝己務薦所知列行義於露章稱道藝於公論達於上聽式協時使分諸大小之職咸中輪轅之用或自布素而登美仕或從早散而遷顯官直哉斯人終然允淑所謂能舉其類其孰能與於此

漢王臧從魯申公受詩書武帝即位累遷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帝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加駟四迎申公

後漢劉平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官郇恁等恁字君大

丁恭為少府鍾興少從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興問以經義對甚明帝善之

鄧康為太僕時竇章好學有文章康聞其名重焉是時

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為守藏史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録並皆在焉）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

劉寛為大司農章帝詔舉賢良方正寛舉司徒魯恭弟丕對策高第除為議郎

楊震為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

胡廣為大司農順帝漢安初與少府竇章共薦汲令崔

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繇此遷濟北相

羊傅爲大司農時崔寔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

不應傅與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

拜議郎

陳佛爲大司農時東郡燕人今謂州胙成縣古南燕國也趙咨有孝

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桓帝延熹元年佛舉咨至孝

有道仍遷博士

李固爲將作大匠上疏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

者為賢養身者以鍊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
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
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式段干木故羣俊競至
名過齊桓齊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
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
陽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
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
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

州閭賀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誇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病可勑令起又薦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

孔融爲少府深愛禰衡之才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文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初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云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

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鶚大鵰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非辨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

所貪臺牧未詳一作掌牧又作掌伎飛兎腰褭絕足奔軼良樂之所急飛兎腰褭古駿馬也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魏太祖送衡與劉表又

公車司馬令謝該去官欲去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説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寵修述舊業故能文武并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鷙群凶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

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来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公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烈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繇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鈎由

余繪像以求傅説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在所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康衛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職郎

魏陶兵為太僕與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管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大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氷潔淵深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

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奥蹈古今於胸懐包道德之體要中平之際黄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滂流暢於殊俗黄初四年髙祖文皇帝疇咨群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將徵振翼遐裔翻然来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光祿勲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五十志無衰倦環堵篳

門偃息窮巷飯䉬餬口并日而食吟咏詩書不改其樂
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
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
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列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
良佐況寧前朝所表明德已著而久栖遲未得引致非
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祚纂承洪緒聖敬
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
典賓禮儁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

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絶海内無偶歴觀前世玉帛所命
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
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
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
阜羣生彜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
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
賢揚烈垂聲千載雖出處殊途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
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

卒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

晉鄭袤仕魏爲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

陸機初仕吳爲著作郎賀循有時名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倅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已居在遐外志不自營

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級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户各數千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乆之召補太子舍人

薛兼為太常時丹陽人張闓字敬緒輔吳將軍昭之曾
孫少孤有志操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榦貞固當今之
良器即引為安東參軍甚加禮遇
華譚為祕書監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
未調譚皆薦為著作佐郎
宋徐廣為著作郎時荀伯子好學博覽經傳廣重其才
舉伯子王韶之并與佐郎同撰晉史
梁明山賓為五經博士時朱异年二十一為揚州議曹

從臣史有詔求異能之士賓表薦昇曰竊見錢塘朱昇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宏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趾未登玉海千尋窺眹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五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説孝經周易義甚悦之謂左右曰朱昇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昇直西少

隋元善爲國子祭酒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帝

曰楊素粗疎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惟獨高熲

牛弘為秘書省以辛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王邵同修國史

唐郎楚之為大理卿雒州人趙弘智學通三禮及史記漢書隋末為司隸從事武德初楚之應詔舉授詹事府主簿

姜皎太常卿薦源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

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帝甚悦之乃行少府少監

高郢為太常卿長安尉辛秘郢愛其學奏除太常博士

韋渠牟為太府卿其甥盧倫為簡較金部郎中渠牟數

稱倫之才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户部郎中

册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三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卿監部

智識

夫智者不惑識以知微故能施于有政克集其事其有處慶賴之地領監署之職竭志奉上思所裨益自非機用周敏策略宏達才出世表言為國經者曷嘗著名稱于厥任哉至乃決獄上議本乎忠恪參考條制臻夫倫

要全物力以省費論軍志而獨見深明姦隙曲揣敵意
戒乎輕舉洞于未萌亦有鑒通人倫玄合上旨幹局餘
力兼濟于下莫不究天人之奥賾詳事物之軌制練達
國體曉暢時義以至諮詢訪對引喻精詣涣然氷釋昭
若發蒙沃于主心為衆所服者悉可徵矣
漢張湯為廷尉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理尚
書春秋補廷尉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先為上分别其
原以揚主之明言此自天子意非繇有司也奏事有善

則讓曰監掾史某所為也亭平也者均也
召信臣竟寧中為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宫館稀幸御
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黄門倡優諸戲又宫館
兵弩什器減過泰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韮菜茹覆以屋
廡廡周室也茹人庶切廡音舞晝夜爇藴火待温氣乃生爇古然字藴小蓄也
温於云切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
養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朱博為廷尉職典决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

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于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剽刦也猶言行聽也剽頻妙切三尺律令事出其中言可以人情知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并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中音行仲切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

後漢牟融為大司農是時明帝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
每輙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
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
袁安為太僕元和三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
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
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
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
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輙以歸漢此明

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邉不宜負信于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邉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既議從公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隷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葢事以議從策繇衆定閭閭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

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訪對融輒為議主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隷名而已

魏司馬芝為大司農每上官有所名問常先見椽史為斷其意故教其所以荅塞之狀皆如所度

王肅為光禄勲時有三魚長尺集武庫之屋有以為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淵而亢于屋鱗介之物失其所也邉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遷太常時毋丘儉文欽反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曰安主寧國

其術焉在肅曰昔關侯率荆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濵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侯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侯土分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

辛毗為衛尉時蜀相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明帝惜郃臨朝而嘆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

為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一日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群曰亦誠如辛毗言帝曰陳公可謂善變矣

崔林為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自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問使連屬林恐所遣

或非真的權取踈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録前世待遇諸豐約故事使其有常

吳潘濬為太常文帝時驃騎將軍步隲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隲有名勢在所媚不可聽也從之

晉鄭袤仕魏為光禄勲領宗正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出

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裒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
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裒裒自輿追帝及於
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裒共載曰計將何
先裒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
事情自昔勲建幽州志望無限又矜勇無筭今大軍出
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
亞夫之長也帝稱善
蔡謨成帝時為太常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

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暇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滅賊之漸

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彊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唯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阨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强吳今日之事亦繇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

時時吕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李龍之能否李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内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内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内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

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攻之之驗棄多
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
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邉之將耳賊前
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
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
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
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
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沮沔沔何如大

江蘇峻何如李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将關中精兵征西之日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雒陽關中皆舉兵擊李龍今此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舉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李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李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

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汧水地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曰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往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

沔巳西水急岸髙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逺敵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王彪之為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脩器杖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静之以懐異同者或復以

此為言簡文甚悅

南齊胡諧之為衛尉領中庶子諧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主所用人皆如諧之言虞悰以此稱服

梁傅岐為太僕司農卿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勑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為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

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切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乃遣使景果有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

後魏崔浩為祭酒泰常元年宋高祖為晉將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泝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

劉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為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明元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來久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若今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

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虎而收長久利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而為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

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明元遂從群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明元聞之恨不用浩計明年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絶其後路則裕可不戰而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

之必矣明元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明元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矣秦地戎夷渾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于三秦之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

若留衆守之必資于冦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東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為國有可坐而守也明元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弭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将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請待之不晚明元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

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明元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闚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名明元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強隣報仇雪耻乃結忿蠕蠕背德于姚興獗竪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為人所滅耳明元大悅語至中夜

賜浩御縹醪酒十瓻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
鹽酒故與卿同其甘也始光中為太常卿時議討赫連
昌羣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
成鉤巳其占秦亡及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
應人和時會并集不可失也太武乃使奚斤等襲蒲坂
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太武復討昌次其
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從
東南來揚沙昏晝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來我向

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與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太武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時議擊蠕蠕朝臣内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太武皆不聽唯浩讚成策畧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黄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太武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歳歳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剋

不利于上又羣臣共讚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太武意未决乃名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之用兵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已來月行掩昴

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髙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邉叛隷今誅其元惡收其

善民今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
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
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為名
騎非不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
則不然何者彼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國民吏震驚
盡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
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
謂淵辨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

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而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無失言慙赧而不能對太武大悦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保太后前評議太武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侵南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已來

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邉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絶

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寛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群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惟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寇謙之謂浩曰是行也如之何可果勝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

勝深入使不全舉耳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産車廬彌漫山澤葢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太武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虜深入有伏兵勸太武停止不追天師以浩前言固勸太武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統

領相去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凉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太武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

范紹為羽林監時楊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勑詔詰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漚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粮仗軍資須朝廷速具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已向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克敵願王善思

為社稷深慮澄沉思良久曰實如卿之所言使還具以
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
北齊陽斐初仕魏為廷尉少卿時東郡太守陸士佩以
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為公家苑囿遺斐書曰
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為匠者斐答書拒曰當今殷憂啓
聖運遭昌歷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
承先構嗣續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
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刋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務異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隤墻填壍亂以收罝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度也

後周裴漢為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彦大府髙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彦等咸敬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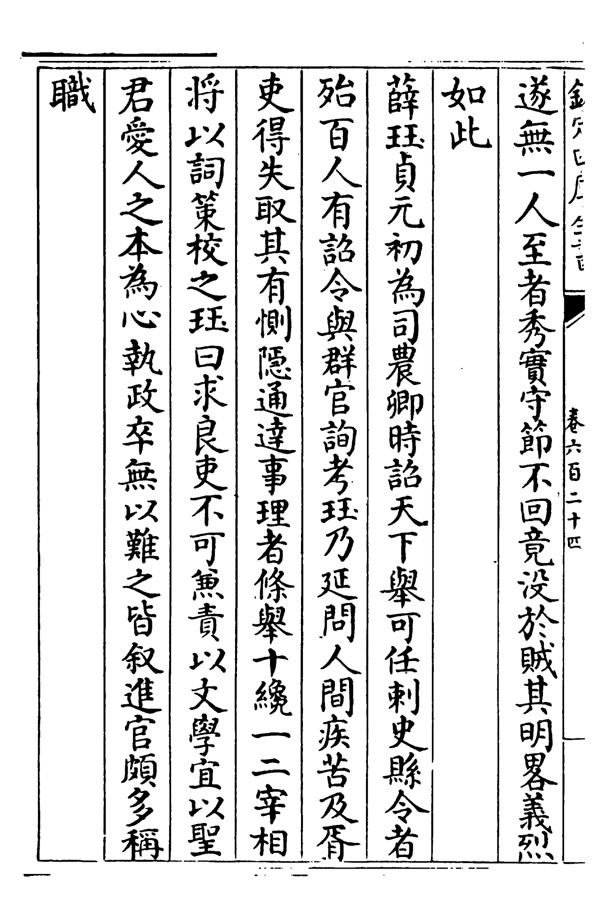
隋樊叔畧開皇後為司農卿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畧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熲楊素亦禮遇之叔畧雖為司農往往条督九卿事

李文博為直祕書内省商畧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

唐令狐德棻永徽初為太常少卿高宗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論議帝問曰何者為王道何者為霸道又孰為先後德棻對曰王道在德霸道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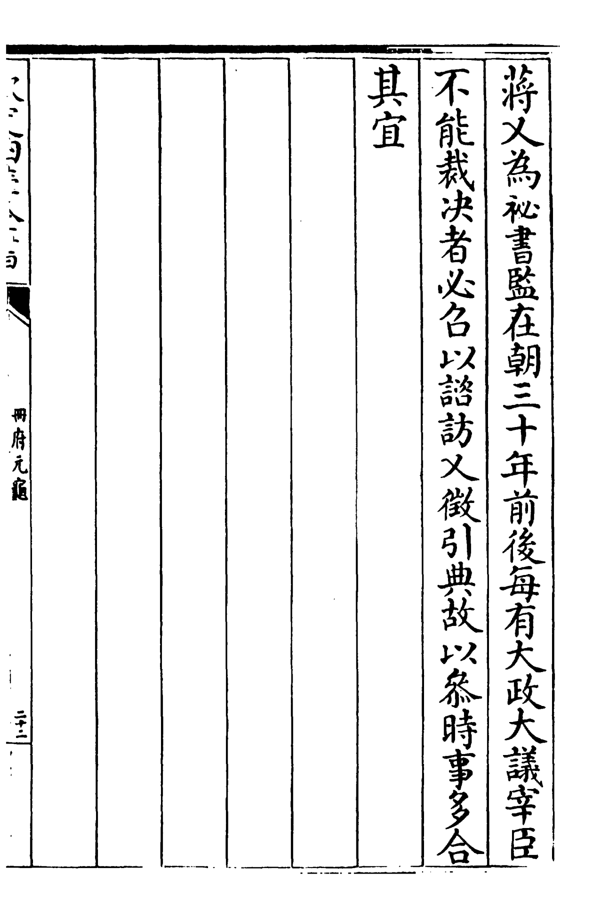
刑自三王以上皆行王道唯秦任伯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為最而行之為難帝曰今之所行何政為要德棻對曰古者為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為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豐稔薄賦歛少征役此乃合於王道為政之要莫過於此帝曰政道莫尚於無為又問曰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德棻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妹喜妲已誅戮諫者造炮烙之刑以是而亡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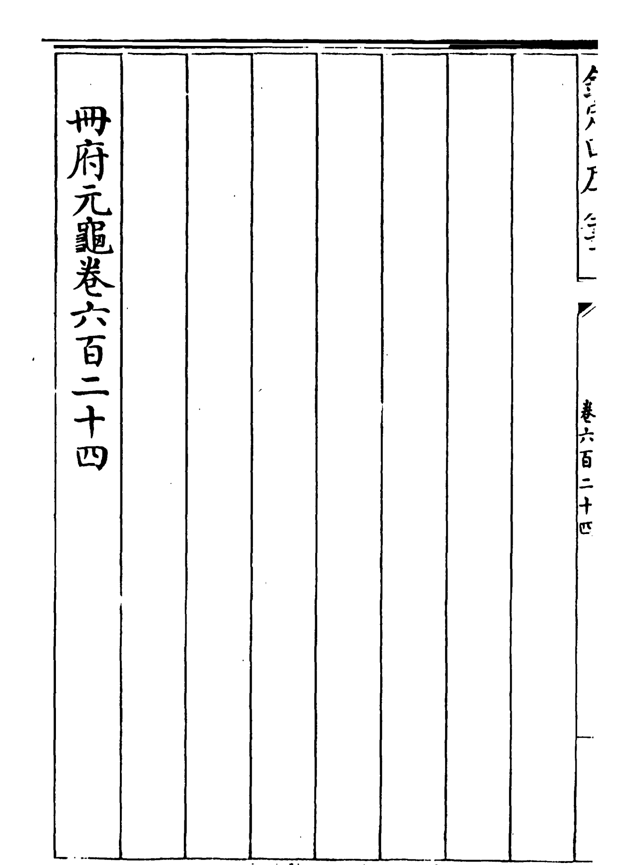
甚悅各賜以繒帛
段秀實建中初為司農卿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彘馬牛悉能為敵伏願少留聖慮㝠裨萬一其後涇原兵作亂名神策六軍



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不回竟没於賊其明畧義烈如此

薛珏貞元初為司農卿時詔天下舉可任刺史縣令者殆百人有詔令與群官詢考珏乃延問人間疾苦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惻隱通達事理者條舉十纔一二宰相將以詞策校之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責以文學宜以聖君愛人之本為心執政卒無以難之皆叙進官頗多稱職


蔣乂為祕書監在朝三十年前後每有大政大議宰臣不能裁決者必召以諮訪乂徵引典故以參時事多合其宜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十四